



本土文本

花手绢包包 (小说)

□葛卫东

八月的后晌午，日头狠毒。二全在翻身河向北拐弯角东岸的鱼簖上松绞盘放网，一条小鱼也没有，就和他这些年的考运一个样。

“二全哥，上来，有人喊你说话！”忽听得背后熟悉的嗓音。

原来是素梅的妹妹巧兰戴着草帽右肩扛着锄子站在岸上，左手拿小锹一指东边不远处茂盛的竹园。

“我到棉花田里锄草了。”一身细花格子的巧兰向自家承包田走去。这几天热得没魂，一锄子拉下去，翻都不用翻，杂草就干了，再过几天，棉枝长封了行，太阳就晒不进了。

二全应了一声，头扭过去望了望，赶紧用尼龙绳在柳树桩上扣了个活结，知了一下子不叫了。

二全套了件工人文化宫的汗衫赶紧爬上岸，从绿军裤兜里抓出一把花生递给巧兰，三步并两步向竹园走去，边走边整理铁血红的裤线。

素梅早就在等了。

从先民小学到先民初中，二全和素梅同班同学，两家离得不算太远，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做寒暑假作业，一起打猪草，一起拾废旧勤工俭学……总

是二全走在前，素梅跟在后。素梅初一到初三都是语文课代表，素梅十分想当老师，把一手好粉笔字也教会了二全，初中毕业素梅没考上中师就回家务农了，高中也不上了。

素梅长得苗条白净手也巧，没几天就跟河西的张秀琴学会了缝纫机绣花。农忙做家务，农闲就绣花，听说这些年把自己的嫁妆都绣出来了。媒婆不离门，介绍的好小伙一大桌，素梅就是不点头。眼看丫头一年大似一年，父母干着急也没好法子。不过，妹妹巧兰晓得这里的诀窍。

二全姓朱，是先民村有名的瓦匠李耀祖的独子，李瓦匠前后收了十个徒弟，其实二全上面还有个姐姐，大前年得快病跑了，大师兄黄德宝哭得最凶。

逢年过节徒弟们都来孝敬李瓦匠，吃饭正好满满一大圆桌，农忙时德宝招呼一声，小师弟们呼啦啦全来了，抢收抢种各忙各的，都是好把式，稻子麦子扬晒得干干净净进粮仓，徒弟们水都

不喝一口就散了，李瓦匠老婆刘一秀这才走到场边扯着脖子喊：“饭马上就熟了！”这帮兔崽子！看着中堂前八仙桌上一堆烟酒，李瓦匠乐呵呵地骂道。

二全复读三年了，考运实在不好，年年差十分，今年三个复读班也只考取二十三个，辅导员顾玉泉老师年年这样鼓励：“二全，再用点功，还有希望！”

李瓦匠一心想换门庭，不管寒暑都带徒弟出工挣工钱。刘一秀也是这么想的，家里养了两头黑梅山老母猪，还有四亩三分责任田，一亩湖桑，两口子咬着牙供二全读。眼下家里经济上还撑得住，二全真不好意思再复读了，别人都家盖上五间亮堂堂的小瓦房了，自家还是一排朝东的矮土屋，白白净净的大小伙儿书呆子一个，干不动农活儿，家务都不会做，真没脸见人，天天躲在鱼簖竹棚里，就怕遇到哪个不知趣的问：“全侯，这下子考得不丑吧？”

二全真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反正不去复读！



作为班上的大哥他个子最高，最难为情的是，学习成绩就是不上去。二全坐在最后一排靠墙角，从复读第二年起就越来越觉得班主任严俊生一年四季阴沉沉的表情，数学老师缪林潦草的板书、李小飞徐金峰等复读生斜视的目光、食堂工友王胖子的皮笑肉不笑，就连校门的顾老爹浑浊的眼珠儿，二全都不想面对了，一个个似乎都充满了鄙夷和嘲讽，再也不去坐吱吱吱的课桌椅，再也不想啃食堂蒸的酸笼糕，再也喝不下没有油花的咸菜豆腐汤，再也不能忍受矮矮潮湿宿舍里弥漫的霉味儿和到处乱丢的臭烘烘的鞋袜。

村里同龄人早就各寻出路挣钱养家成家了，以前一起偷网鱼、摸西瓜、捞河蚌、摘桑果、打香烟壳子的小伙伴们一下子都不见了，开拖拉机的开拖拉机，进社办厂的进社办厂，拜师学艺的拜师学艺，小学同桌冯金山都抱上七斤半的儿子了。公社集市去了两回，怎么也感觉不到新鲜气儿和热闹劲儿，儿时熟悉的一切已变得无比陌生。

“怎么办？二全白天坐在翻身河边想，有时吼上两嗓子，二全天生一副好嗓子，夜里也睡不着，想什么，谁也没告诉，连素梅都没说，其实也没想出什么头绪。”

“你到底怎么说？”穿白的确良上衣的素梅站在竹荫下脱了草帽扇风，劈头劈脸地问，语气完全不像前几天。

“不晓得，反正不复读，人家说种田没出息，我也不做匠人。”二全耷拉着头，连素梅都没说，其实也没想出什么头绪。

“再读一年，我等你！你上大学，我也等你！”素梅语气很坚决，边说边把左手伸进黑裤子口袋里像是攥住了什么。

“不读了，没脸读，不是上大学的料，我认了！”二全垂头丧气地蹲在地面上，他是真怕素梅的大眼睛！

“怕什么？给你！”素梅一把抓住二全的肩膀，把二全硬生生拉了起来，又拉过二全的左手，硬塞了一个花手绢包包，弯腰抓起锄柄一扭头就走了，漆黑的长头发扫到二全脸上，二全这才闻到一股海鸥牌洗发膏的香味。

二全傻站着望不见素梅才回到鱼簖竹棚，费了好大劲才把手绢包包的结解开，结结实实的一大卷十元新票子。

二全想了三天三夜，茶饭不香，整个人都颠颠倒倒的。李瓦匠天天出工，家里两头老母猪都不进食了，就怕传染五号病，一家老小开支都指望老母猪呢，这是天大的事，刘一秀天天在猪圈里打转转，谁也没在意二全。

二全把手绢包包重新结结实实地打上两个死结，在素梅家沟西的红星桥上足足转了半天，傍晚时恰好遇到巧兰，请她把手绢包包转交给姐姐。

过了没几天，二全正在簖上拉网准备收工，沟南顾二奶奶笑眯眯地路过。

“来，吃喜糖，王金富代销店才进的大白兔奶油糖，我侄孙女素梅的喜糖，什么时候吃二侯喜糖？”

二全顿时觉得周围一下子寂静了，昏天黑地的，还能听到自己心跳声，也不知道和顾二奶奶说了什么，一头栽倒在竹棚里，手心直出汗把喜糖捏化了。

夏天终于过去，立秋就有早晚了。

李瓦匠劝二全再复读一年，二全就是不听。

兜配的诱惑 (散文)

□陈凤兰

对于钓鱼，我全然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到湖边转悠，看到一男一人沉漫式钓鱼，不免有些好奇。走上前去，看到他不停地将一种红色饵料捏在钩子上，然后抛出去，没几分钟，又提竿，饵料全无，只有闪亮亮的空钩子。我心里也替他遗憾，继续看着他重复之前的动作。抓饵，捏饵，抛竿，等待，提竿……我似乎也跟他一起期待，期待下一竿就挂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但显然，事与愿违。

我忍不住问道：“没鱼你为何提竿呀？”因为我看来看，即便是钓鱼外行，起码也懂得必须等浮标动了，确定鱼咬钩了，再甩竿把鱼提出来。没想到，钓鱼的大哥气定神闲：“我在打窝呢。”我

却“皇帝不急太监急”：“你是不是饵料不对呀，钓鱼不是用蚯蚓吗？”大哥却笑出声：“蚯蚓确实可以钓好多品种的鱼，但不是所有鱼都吃蚯蚓的呀。打窝只是用饵料把鱼吸引过来，也有可能鱼在吃食的过程中，把鱼钩吸进去……”“吸进去？”我哑然。对于我这个从小生活在水乡的农村娃来说，虽然自己从不钓鱼，但潜意识里也觉得鱼是觊觎钩子上的蚯蚓啥的，然后一口吞下，最终像蒲松龄写的故事《狼》中的贪婪狼一样，被高高钓起。

我又不禁好奇：“这鱼食红不拉几的，是什么成分呀？”大哥还在重复上面的动作，也不耽搁回答我：“这些都是买的现成的，估计是些淀粉、虾粉之类的

吧。红色比较亮眼，腥味也重，能吸引鱼过来。”“那钓不同的鱼，饵料不一样吗？”我想趁机学点钓鱼知识。“那必需的，饵料分诱饵和钓饵：诱饵的腥味型分为腥、香、腥香，滑口鱼用香，生口鱼用腥香，天冷时用腥。钓饵就分好多种了，草食性的鱼用玉米粒、菜叶，鲤鱼用面包虫、红虫也可以，鲤鱼就用蚯蚓、蚂蚱等。”大哥不厌其烦，但手上依旧不停忙乎。我赶紧计趣噤声，继续散步赏景了。

一路优哉游哉地晃荡着，心里却感慨万千。人确实是最聪明的生灵，不但能够利用鱼儿的贪婪与欲望，从而取之囊中，还能借助它们各自的弱点与口欲特点，有的放矢针对性地诱惑。鱼如

江海新韵



拥有

□智远

曾经的我没有想到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承载着记忆中的人老了
书橱上的灰尘
懒得去擦
家前屋后的杂草懒得去拔
阳光下
看一会儿书
瞌睡满满
蜷缩在写字台上的猫
懒洋洋地眯着眼
一阵接一阵的“呼噜噜”“呼噜噜”

现如今
我也学奶奶抱来了一只
黏人的猫
你挪一步它蹭你一步
你跨一步它绕你一圈
所爱的
被爱的
相互陪伴着一起拥有

对冬天的一份温暖解读 (组诗)

□澜波

◎初雪飘飞
北风与往事持续拉锯
停伫在某个失衡点
试图割碎空气中残存的
若明若暗的暖

磅礴寒意从远处不请自来
一路顺着风的经络翻腾
眼见热闹喧嚣的人群被挤散
云朵的脸色愈发暗沉

一场苍茫茫的初雪
缓缓从人生隐秘处
下坠，甚至烘托出
比南极的冰雪更深厚的气氛
直至从悠长时光反面渗出
持续加重回忆的重量

是的，爱而不得的遗憾
容易在寒冷天气里盘桓
盘桓在每个生命方程式无解处

这就是波动于岁月中的常态
一边用时间的遗忘来搪塞悲伤
一边又在下一秒
酝酿逐渐回暖的未来

生命中一场又一场的雪
一直在纷纷扬扬

◎思乡的剧本
就在异乡他地的墙上
日历皱褶早已隆起
早已开始倒叙这一年
岁月难免有些颠簸
也无法轻易割离孤独
归家愿望在岸边狠狠发酵
最终弥漫成茂盛海潮
自导自演
一场宏大的思乡舞剧

故乡声声呼唤
暂且围困在冷意笼罩的时光中
让人酝酿出无限期盼
最终抵达故乡的日期
不断跳跃
不断缩减距离
澎湃祝福奔涌在相互拥抱之后

从心出发的喜悦掌声
循序递进成
又一场新剧的开幕

◎生命的柔情
凛冽在冬天从来都是非虚构
并不意味着毫无情感
也并不意味着毫无悬念
深秋转身离去
不曾用半句过渡言语
就让每一枚途经的落叶
明喻成拥有浪漫情怀的书信
在下一个季节里
时常随心所欲穿梭于冷风间

这一封封无一相同的书信
被风频繁送往每个同样浪漫
的心灵
之后横亘在看似单调的日子里
重复强调着
不同寻常的存在感

生机四伏的温暖和柔情
从生命独中升腾
包裹住冬天冰冷的风的回声
随后融化
无数个或远或近的冬天